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注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馮敏昌

謄錄監生臣方祖益

柳河東集注卷十四

宋 童宗説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中行（行音抗范氏中行氏晉之二卿族）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決晉水灌之也水一本作于）智伯瑶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

之間焉曰若漁幾何（漁一本作魚若汝也）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鱮鱣鰋者（魦音沙鱮似呂切童云鱣知連切音氈鰋於憶切）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鮪音洧）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從一作其魴扶方切）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螭敕之切似龍無角）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童云鰭音耆魚脊上骨）顛倒頓踣（音匐）順流

而下宛委冒慒環坻潊而不能出坻音墀水中高也一曰小渚潊音叙水浦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閒古之漁有任公子者任平聲事見莊子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碣音竭山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童云都皓切水中有山曰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張云啜姝流切說文嘗也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閒古之漁有

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来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主即智伯名瑶五卿謂韓魏趙范中行族是无異鯫鯕鱣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智伯與韓魏趙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刲

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脊鯤音昆鮞音而魚子也脊羊晉切莫不

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

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

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

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

幸主之慼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慠然慠魚到切以為咸

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令輔果舍族而退

不肯同禍國晉語智宣子將以瑶為後智果諫不聽果遂别族于太史為輔後韓魏趙共滅智氏之

族惟輔果在段規怨深而造謀國語智襄子宴于藍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及晉陽之難段規首難而殺智伯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音寒丹趙所都鬣摧於安邑脊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鱻薨鱻與鮮同張云薨音槁二字並出周禮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

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中工聲屯徒渾切聚也嘔於口切泄音薛藏石走瀨連艫糜解童云艫音盧船頭也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没墊丁念切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張云掎舉也撓混沙礫潘云音歷小石也視之分寸眙若睨壁張云眙丑吏切反視也睨五計切邪視也淺深險易昧昧

掎切偏引也潘云汩音骨又胡骨于筆二切淖女教切泥也

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毛詩方之舟之注方舟也編木以渡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

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蜯之與居螺蜯戈切蜯步項切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張云闖丑禁切馬出門貌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

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詐欃切口也）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音寒羽也）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无知氷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行音杭太行山名險路也）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呂梁在彭城縣水三十仞出莊子）吾足蹈坎

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冒一作行僵仆虺蜴音易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辭悔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来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童云唁宜箭切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今余視子之貌

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更平聲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寛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耻遇僇即戮字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張云偲音思相切責也又七才切吾嘗静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

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倡佯音昌羊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无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才智才詣二切目匡也一作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為濠州

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肅性浮險錄事參軍韋貫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肅密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宣制杖殺之）蓄貨足總吾以為唐檮杌饕餮者亡以異（檮音濤杌音兀饕音叨餮音鐵四凶之號）然而卒入為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肅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肅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肅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譏且諛曰狀其僚之過愬以致于肅且曰是過是愬我獨无有其僚因惴恐以俟謫怒於上令

曰施施自負施施自得貌曰州君將我陟也萬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諛之道大息朝廷進萬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萬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爲公且明耶或者曰萬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爲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後闕

天對

今將楚詞天問逐段附入遇天問則低寫于

前遇天對則高寫於後仍入諸家音釋覽者詳焉

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朱云遂往也道言也上下天地也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瞢莫鄧切馮皮氷切朱云冥幽昭明也言晝夜未分馮翼氤氲浮動之貌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令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已

對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潘云曶呼骨切說文從日象氣出形司馬相如難蜀文曶爽暗昧韋昭曰曶梅憒切郭璞

三蒼解詁曰曶旦明也字林音勿晣之列之例二切也張倫切厖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柳文元注云穀梁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王逸以為天地人非也朱云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為本何者為化乎

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泠交錯而功泠音零清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圜謂天形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

無營以成沓陽而九沓達合切積也九者老陽積陽為天運輘渾淪蒙以圜號一本運作轉潘本輘作輠胡果胡瓦二切車轂轉貌又胡罪切回也渾音魂淪音倫未相離也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王逸云言天有九重誰始作之

冥凝玄蠢無功無作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斡音管車轂端沓也維繫物之縻也焉於虔切天極謂南北極

譬則車之軸也天之斡維繫於何所而天之極何所加乎

烏傒繫維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漭彌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傒戶衣切漭音莽潘本彌作瀰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河圖言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

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宏離不屬焉恃夫八柱宏一本作完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放上聲屬音注王逸云東方皞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朱云即所謂圜則九重者

無青無黄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隈烏回切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王逸云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

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懵厥列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

折篿剡筳午施旁豎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

以告汝楚辭云索瓊茅以莛篿注謂折竹小曰篿音專又音團午交午也曛許云切日餘光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規燬魄淵日月也太虛是屬棊地萬熒列星也咸焉是託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汜似凡泛三音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淪于蒙谷入于虞淵之汜

輻旋南晝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旁

運惡有谷汜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淮南子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朱云夜光月也死晦也育生也

爕炎莫儷 即計切謂日也 淵迫而魄遻違乃專何以死育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此問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

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釋書有九子母

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為

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伯强大厲疫鬼惠氣和氣也

怪瀰冥更伯强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屈時縮何

有處鄉瀰民卑莫爾二切一本作沵與沴同徒典切又音戾陰陽氣亂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明焉非闢晦兮非藏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朱本作臧與藏同角亢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

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繆音糾子虛賦注繆音蓼相纏結也廷具往切欺也亢音剛

不任汩鴻朱云汩音骨師一作鮌非是或不字上有鮌字師何以尚之僉答

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朱云汩治也鮌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堯何不且小試

而遽行其說

惟鮌譊譊鄰聖而孽恒師厖蒙乃尚其圯后惟師之難〔鮌即鯀字拾遺記云夏鮌化為玄魚後入合為鮌字譊女交切厖莫江切病也圯部鄙切毀也〕

矉頻使試〔矉頻賓二音頻音遏鼻莖也衆不察其圯族而舉之堯非樂於用之也〕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朱云舊說謂鮌死為鴟龜所食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以謂鯀聽鴟龜曳銜之詐而敗其事〕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朱云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此謂鮌囚羽山〕

盜堙息壤招帝震怒〔淄云堙音因塞也山海經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鯀

于羽郊招如字元注意翹舉也賦刑在下而投弃于羽方陟元子禹也以胥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吁穢切

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腹一作復筆力切何字下一本有故字

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蕖夫固不可以類胝躬躄步湽本胝作胝同張泥切浸厚也一曰足蠒列子禹手足胼胝躄必益切跛也禹治水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橋楯勩踣湽云橋音翹丘遥切謂以鐵為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跌蹉也史記作檋紀録切楯勑倫切正義引前漢溝洫志毳形如箕擿行泥上毳如字集韵與橋同音蹺又橇通作楯注禹治

水所来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説者不同未知孰是勤夷世切又音曳營也踣蒲墨切僵也一本作路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一本无宜儀刑字受是玄寶禹錫玄圭

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朱云泉疑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也寘與填同參也

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填絶淵然後亶于土隤徒回切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則一本作州墳房吻切分也朱云土之高者也一本作慎非是

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有翼曰應龍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

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期晝厥尾畚音本鍤音臿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馮音憑一本作以字王逸云康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絶地柱折故東南傾

圜燾廓大天體也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朱云錯七故切置也洿音户深也舊音烏非是

州錯富媪烏浩切后土富媪爰定于趾躁川静谷形有高庳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東窮歸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燥一本作㦒墳房粉切土膏肥也壚音盧黑剛土尚書注疏也滲渴而升滲所禁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音悠水流皃又何溢為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脩長也

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脩長鴻一本作澒

南北順隮其衍幾何洪興祖云隮亦作惰音妥狹而長也王逸云衍廣大也

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尻丘刀切朱云與居同一本作居崑崙山名其巔曰縣圃亦作

玄圃

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禹本紀崑崙高三千五百餘里水經云高萬一千里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蓬頭虎齒戴勝而處者王母也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增與層同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十洲記崑崙宫積金為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淮南子崑崙虛行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

又王逸云言天地四方各有門其誰從之上下

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清七政切寒也

西北辟啟何氣通焉辟通作闢開也淮南子崑崙虛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

辟啟以通茲氣之元潘云天開西北辟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注燭龍也

修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燎力照切首手又切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下照地

惟若之華禀羲以耀華音花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

狂山凝凝凝凝二音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嘐嘐人名是達嘐火交切猩猩能知人名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虬渠幽切有角曰龍无角曰虬

有虬蝼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蝼於危切蛇余知切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虺許偉切惡蛇也儵作倏並音叔急疾貌

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莊子南海之帝為倏北海

之帝為忽元注云倏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為電非也朱云招龜說雄虺九首往來倏忽正謂此也莊子寓言恐非屈原本意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朱云死一作克者非

員丘之國身民後死潘云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注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水飲之不老

封嵎之守其横九里國語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注防風氏長三丈又穀梁傳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長狄身横九畝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朱云靡蓱未詳何物衢岐也枲麻之有子者

有蓱九歧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枲元注云山海經多言其岐

五衢又云四衢之岐也王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又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枲華也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靈或作一大或作骨巴蛇長百尋食象三年而出其骨

巴蛇腹象足覿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已號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呂一作池一作阯

黑水溔溔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　漫莫干切汗何干切淮南子注漫汗不可知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鯪音陵一作陵鬿音祈堆多回切

鯪魚人貌邇列姑射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射音亦元注云山海經鯪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堆當為雀鬿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注誤朱云雀作雀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彈一本作弾一本作斃朱云作彈者誤也柳云烏當作鳥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王逸云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也又史記射支左屈右

大澤千里羣鳥是解元注云山海經曰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烏字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烏也朱云如柳說則別是一事如舊說為日中之烏而借解羽二字以問于義亦通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一本無四方字朱云無四字就方字絕句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嵞與塗同禹所娶國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鼂飽一本維作為一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王逸云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綱紀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慾苟欲快飽一朝之情乎

禹懲于續嵞婦亟合嵞當作嵞肢離厥膚三門以不眂肢蒲末切膚毳皮也禹治水胈无肢三過其門而不入眂與視同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呱音孤泣聲盡迄力切傷痛也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暨一本中作于一本宇作宇暨當作塈息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 蠥一作孽一作孼並魚列切憂也

彼呱克臧 啓也 俾以作夏 以音似夏姓 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

命復為叜耆曷戚曷孽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 音菊窮也 而無害厥躬

呱勤於德民以乳活亶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克窮聖庸

夫孰克害 扈侯古切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去益而歸啓於是有扈不服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垍 巨志

切堅土也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胡往不道一本失字下有性天字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山海經夏后氏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注啓登天而切其樂王逸云棘陳也賓列也言啓陳列宮商

啓達厥聲堪與以呻辯同容之序帝以賓嬪賓莫候切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一作墜與地同朱云作地

禹母產聖何疈厥旅彼淫言亂噣聰馘以不處潘云疈普逼切判也裂也旅當作膂脊骨也帝王世紀禹脑剥母背而生噣陟救切與咮同口也聝去獲切或从馘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朱云

作胡射夫河伯云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妃交

夷羿滔荒一本作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震嗃厥鱗集矢于睆潘云華板切字當從目大目也羿射河伯左目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嫚有洛之嫮胡故切好也焉妻于狡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朱云馮音憑滿也珧音遥蜃甲也以飾弓決以象骨為之以鉤弦羿獵射封豕以其肉膏祭天天猶不順之

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台音怡我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朱云浞七角切浞娶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吞滅也揆謀也何羿之射藝勇力而其衆交進吞謀之

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弃于野俾奸民是藏舉土作仇

徒怙身弧左傳襄公四年夷羿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行淫于内殺而烹之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一本化字下有日字

王逸云阻險也窮窘也越度也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化為黃熊豈巫所能活

鮌殛羽巖化黃而淵左傳昭公七年堯殛鮌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雚一作萑王逸云禹平水土萬民皆得耕種于萑莆之地

予宜播殖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丕徹以圖

民以謹以都予一作予穉音雉初稼也莞胡官切一音官

何由幷投而鮌疾脩盈王逸云疾病也脩長也盈滿也

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左昭七年鯀為夏郊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茀音弗疑當作霏王逸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蛇若蛇者逶移相嬰何為乎此祠堂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横

陽離爰死王逸云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縱横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亡大烏

何鳴夫焉喪厥體王逸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

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文子覆之以幣筐須臾則化爲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

王子怪駭蜺形茀裳文褫操戈文崔文子也一本作衣猶懵夫藥良終鳥號以游奮厥篚筐畄漠莫謀畄呼骨切形胡在胡亡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云蓱翳雨師名言雨師號呼則雲興而雨下

幽陽潛爨陰蒸而雨蓱憑以興厥號爰所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朱本作撰體脅鹿何以膺之王逸云天撰十二神鹿八足兩頭

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列仙傳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

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恒以恬夷出列子湯問篇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洪興祖云鼇負山若舟負物今釋水而陵反為人所負

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龍伯釣鼇天帝怒短小其民窄側格切狹也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澆五弔切

浞之子王逸云澆往至其嫂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

澆嫪以力兄㾊聚之康假以田肆克宇之嫪音勞又郎到切妬戀也

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王逸云女岐澆嫂也與澆淫佚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為澆因斷之

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一本无既裳字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朱云湯疑作康謂少康也有衆一旅遂滅過澆

湯奮癸旅爰以偃拊載厥德于萬以詰仇餉癸桀名也偃委羽切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王逸云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

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事見左傳哀公元年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妹莫撥切嬉一作喜

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滛處暴娛以大啓厥伐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朱本鰥作鰥姚舜姓

瞽父仇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胥厥世惟蒸蒸翼翼于嬀之汭女尼據切嬀居危切汭如銳切舜之所居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朱云意古億字

紂臺于璜箕克兆之朱云賢者預見萌芽之端紂作象箸而箕子歎果作玉臺十重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王逸云言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

惟德登帝師以首之洪興祖云師一作帥登帝謂匹夫而有天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云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

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象謀殺舜

舜弟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

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鼻即有庳象所封邑

吳獲迄古古公亶父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太伯仲雍

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緣鵠飾玉伊尹烹鵠羹飾玉鼎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

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尹名）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空桑鼎殷（列子注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告曰臼水出而東走无顧明日臼出水東走十里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故命曰伊尹獻其君令庖人養之）論羹厥鵠惟軻知言瞯焉以為不（瞯居莧切又音閑）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揚雄方言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于求切）以夷于膚夫曷不謡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簡狄侍于臺上呑燕卵而生契）

嚳狄禱祺契形于肥胡乙鷇之食而怪焉以嘉鷇當作鷇卵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朱云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詳此該字恐是啓字

該德胥考考一本作孝王逸云該包也父謂契也言湯能包特先人之末德柳文元注云該謂蓐收王逸注誤案下文恒秉季德非人名子厚之言亦自相戾

既蓐收于西爪虎手鉞尸

刑以司慝國語虢公夢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史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

牧正矜矜澆扈是踣踣蒲墨切王逸云有扈澆國名少康爲仍牧正豈子厚承逸之誤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王逸云干求舞務協和懷來也言少康朱云舜懷有苗

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狃女久切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王逸云紂為無道天下乖離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

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嗇寶被躬焚以旗之騃五駭切辛紂也紂敗衣寶玉之衣赴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啓擊殺有扈于牀

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斮寓一本作寓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朴大也

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唯陋民是冒而丕號以瑞卒

營而班民心是市朱云湯出獵得大斗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徧施祿惠于百姓

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云循闇微之道為夷狄之行謂解居父聘吳過陳見婦人負子欲與之肆情婦人曰墓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

解父狄淫遭慇以赦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赦乃板切愧也

眩弟並淫象也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奮一本作肆聖孰凶慤嗣用給厥愛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伊尹也而吉妃是得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伊尹生空桑中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内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蝎胡葛切木中蠹蟲喻伊尹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墊都念切湯出重泉夫何辠尤朱云辠古罪字重泉地名所謂夏臺桀拘湯於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挑徒了切王逸云湯不勝衆心而伐桀桀先挑之也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辟婢亦切法也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癸桀也會鼂爭盟鼂與朝同何踐吾期蒼鳥羣飛蒼鳥鷹也孰使萃之

到擊紂躬朱云到作列叔旦不嘉周公也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膠鬲比㠭雨行踐期潘云比毗至切近也㠭疑當作㲿剥也王逸云紂使膠鬲視師武王曰以甲子至會天雨武王晝夜行或請休息武王曰膠鬲令報紂矣甲子不到紂必殺之捧盎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頸紂黃鉞旦孰喜之朱云武王以黃鉞斬紂周公旦不喜親斬紂頭之事月民父有蠢嗟以美之位庸芘民仁克莅之紂滛以害師殛圯之咸逭厥死爭俎器

之翼鼓顛禦讙舞靡之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王逸云昭王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沈之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越裳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

水濱翫昭荊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

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梅芒改切貪也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穆懵祈招猖洋以遊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紿娛戴勝之獸觴瑤池以迭謠左昭十二年祭公作祈招詩止穆王之心西王母戴勝與穆天子觴于瑤池之上為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修遠山川間之將子无死尚能復來答曰萬民平均吾願見汝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朱云衒熒絹切有二龍止於夏庭龍亡而漦在周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處妾遇之而生女棄之時有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賣是器於市者以為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弃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後褒人入此女贖罪幽王惑而愛之

孺賊厥詭爰檿其弧幽禍挐以夸憚褒以漁滛嗜義殺

諫尸謗屠孰鱗漦以徵而化黿是辜薎即蔑字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朱云反側言無常也

天遝以彖人厶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厶或作厶音私

齊桓九會卒然身殺朱云九糾通用卒終也蓋桓公之會十有五

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弦即弼字讒諂是服比

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

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朱本佯作詳音佯雷開佞人

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僇寵諸本多無僇字

干異召死雷濟克后比干雷開文德邁以被文王也芮鞫順道

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

稷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王逸云馮大挾持也言后稷長持大強弓挾箭矢洪興祖云此與下文相屬言武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棄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長焉既歧既嶷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尚焉

伯昌號衰（文王）秉鞭作牧何令徹彼歧社命有殷之國

伯鞭于西化江漢滸易歧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

遷藏就歧何能依（王逸云文王朱云言太王徙其寶藏來就歧下）

踰梁槀囊饘仁蟻萃莊子徐無鬼篇蟻慕羊肉羊肉饘也

殷有惑婦何所譏王逸云謂妲己惑誤於紂不可復譏諫也

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妲丹達切痛音敎又普吴切病也亟紀力切疾也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朱云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帝上帝乃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

肉梅以頒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烏當作曷癸當作紂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文王也昌文王名

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歧目厥心瞭眡顯光奮刀屠國

以髀髖厥商髀髖音陛寬呂望屠牛文王問之呂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王逸云尸主也載文王木主

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以栗為主而虔子以徂征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王逸云謂申生

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螾訟蛲賊而以變天地螾蛲喻驪姬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肯怠以棄夫又祐之天祐下民作之君師

初湯臣摯摯伊尹名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勲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云吳闔廬祖父壽夢也闔廬怨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剌王僚代為吳王大有功勳壯大也嚴威也）

光徵夢祖（光闔廬名）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益德邁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彭祖名鏗獻雉羹於堯）

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蟻微命力何固（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自相齧）

螝齧己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螝胡對切一云虺字）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王逸云昔者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萃止也女子驚而北走至于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朱云未詳

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元注云問云百兩蓋謂車也王逸以為百兩金誤也朱云舊注以為秦公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未知是否

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晉語秦后子奔晉車千乘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王逸云屈原書

壁所問畧訖日暮故去天雨雷電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朱云此下皆不可曉

咨吟于野胡若之佷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匿固若所咿嚘音伊嚘忽毒意誰與醜齊徂秦嗇厥詐讒登狡庸咈以施甘恬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音疲勞也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吳光即闔閭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一本作環閭穿社以及五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朱云子文事見論語他則不可曉矣吾告堵敖以不長朱云堵敖者楚文王子成王兄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試一本作謏予一本作與彰一本作章

闒綽厥武滋以侈頹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元注云閒云爰出子文哀今無此人但任子蘭也王逸云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于丘陵以淫而生子文弃之有虎乳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穀於菟穀如口切於音烏菟音徒款吾敖之閼以旅尸元注云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逸注以為堵敖不長楚賢人大謬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元注云一本作食姑不失聖人胡往不道朱文公云屈原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舊注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為功唐柳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為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衒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

柳河東集注卷十四

柳河東集注卷十五

宋 童宗說張敦頤潘緯 音釋

問答

晉問 晁无咎嘗取此文附續楚詞其系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毋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 吳子吳武陵也先生子厚自謂 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 故字下一本有封字者因下文而誤 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

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掎舉綺切偏引也]首陽起之[首陽山名]黃河迤之[潘云迤演爾切邪行也字亦作迆]大陸靡之[大陸澤名靡曼也]或巍而高或呀而淵[呀虛加切張口也]景霍汾澮以經其壖[晉語注景大也霍山在河東汾澮水名潘云汾符分切澮古外切壖而宣切在河邊地]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撐由庚切衺柱也拒捍也]聱岈鬱怒[聱五交切語不入岈許加切山深貌與谺同谷中大空]若熊羆之咆[音庖]虎豹之嘷[音豪]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攫厥縛切持也]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壓或作輒]振振

業業覷闟蹀户覷七慮切伺視也蹀達協切蹈也惕若僕妾其捿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㦸之翔舞童云㦸與鳶同余專切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衡奔太華去聲山名在晉之西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混音渾潰胡對切濆濁㵾沸濆音汾又房吻切湧鼉鼊詭怪于于汩汩騰倒駃越潘云汩音骨駃音佚馮足疾貌也委泊涯涘音俟水涯呀呷欲納呀呼加切張口也呷迄甲切吸也欲呼合切大歠也摧雜

失隧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轟呼宏切努音弩撼鵮于⿰山戛撼戶敢切搖也鵮諸韻無此字一本作頷音撼⿰山戛音戛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淜泙洞踏者淜披朋切水激有聲泙白明切水鳴踏音沓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舳艫之所負舳音逐船尾柂處艫音盧船上刺櫂處又漢律名船方長為舳艫二字皆當從舟橦檣之所御橦傳江切檣音牆船桅也鱗川林壑隮雲遁雨瞬目而下者瞬音舜搖目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左僖二十六年子犯云備敗

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見史記魏世家皆晉人之籍也皆一本作此籍一本作籍顧閒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鹵音魯太原晉陽縣棠谿之工棠谿屬蔡州火化水淬潘云取內切前漢作焠注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器備以充為棘為矛棘即戟字為鍛為鈎鍛音殺長矛為鏑為鏃鏑音的鏃作木切並矢鋒為為鍭晏本如此寫宣獻本无為鏃為三字張云鍭音侯矢名出太白徵辱收名招搖伏蚩尤肅肅褷褷一作祁童云褷山宜切㒦或從褷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

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氷谷之積觀者膽棹(徒弔切)目出寒液(淚也)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跕墜飛鳥(跕都牒切)(入宅協切)引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童云音注周禮考工函人犀甲七屬音注)乃使跟超掖夾之倫(童云跟音根足踵夾音俠)服而持之南瞰諸華(瞰苦濫切遠視)北讋犀夷(讋質涉切失氣)技擊節制(荀子齊之技擊威文之節制)閒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冑肉袒進不敢降(胡江切)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吴

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出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屈求勿切又居勿切屈地生良馬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兟音詵進也溶溶紜紜轠轠轔轔上音雷轔音隣或赤或黄或玄或蒼或醇或駹莫江切雜色黰然而陰黰音拚黑色炳然而陽若旋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音致跲也若

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赭音者赤色浴川慼浪噴震播灑噴普悶切鼓鼻也灑音洒漬漬焉若海神駕雪而来下觀其四散惝怳童云惝蚩兩切本作敞怳許往切惝怳強皃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坌躍坌蒲悶切千里相角風駿霧鬣駿祖紅切斸山抉壑斸音燭斫也耳搖層雲腹捎衆木潘云捎師交切芟也又音宵寂寥遠游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相馬經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交頸互齧鬬目相馴聚溲更噓昂首張齗其小者則連牽繳

繞仰乳俯齕下没切齧也蟻雜蜂集啾啾溓溓張云七立切上林賦溓湁鼎沸注謂水激也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麾揩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茍息穀梁僖二年茍息牽馬操璧而前御以王良左哀二年郵良曰我御之上也即王良超以范鞅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范鞅請超乘持帶遂超乘軒以欒鍼童云上音巒下其廉切人姓名左傳成十六年欒鍼為右掀公出於淖掀音軒舉也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吴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左傳昭公四年晉司馬侯云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宫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内貞瀋液不行童云瀋昌枕切說文汁也液音亦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磵壑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巑祖丸切岏五官切山銳皃杪音眇標末也顛山之高處漱泉源之淦濴淦古南切濴音營水流皃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柹填層谿童云柹音肺古廢切削木札也丁丁登登丁中莖切硍硍稜稜硍呂唐切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

潰潰淵淵披萌切洶洶薨薨洶許拱切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嶾捎殺嶾音戛摧崪坱圠崪作没昨律二切山峻兒坱烏朗切塵也圠音軋山曲也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列子鵾鸛鶖鶬童云音昆灌秋蒼號鳴飛翔貙豻虎兕貙勑俱切豻音岸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硉兀童云硉即兀切硉兀危石也轉騰冒没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三齊畧記秦始皇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人鞭之抵曲鱗蹙滙流雷解滙音會水合流一音

胡罪切水迴前者汩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揩拉頹踏童云揩質涉切敗也張云拉落合切摧也亦通作揩捽首軒尾捽昨沒切澒入重淵澒胡動切大水潒澒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洄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叢臺在邯鄲城中建聚非一趙武靈王建房音旁始皇造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漢宫殿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

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宫室患患無宫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虒祁既成諸侯叛之虒音斯一本作褫左傳昭公十三年晉成虒祁之宫諸侯皆有二心注虒祁地名在絳縣之西地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一有羅字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左傳隱公五年矢魚于棠注矢陳也大呂

斷流修網亘山罩罶罜䍡罩都教切曲梁罶力九切罜音鹿童云張衡西京賦設罜䍡注云魚網也音獨鹿唐韻古賣切又胡封切皆不説是魚網今上文四物皆是魚網當音鹿獨織紝

其間巨舟軒昂仡仡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商山之顏見前

漢志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吭戶郎切拔鯨鰭音耆戮白黿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涓捜攪流離攪古巧切掬縮推移梁會網甗騰天彌園棹擗擁踴童云擗音璧說文人不能行也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音摧字亦作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漣音連水成文也淪音倫小波摛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傾踏而取之繳音灼踏一本作蹈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呀虛加切張口嚇音赫口拒人怒也復就鸞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具一作甘糅女救切雜也布列雕俎

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鯋鱨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鯋音沙鱨音常鮪音洧鯉音里鰋音偃鱧音禮魴音防鱮音叙上聲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爲鹵閒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頞阿葛切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猗於宜切縣名有鹽池屬河中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

墋畦晼之交錯輪囷（墋神陵切　稻中畦）若稼若圃敞亏勻勻渙亏鱗鱗邐𤄷紛屬（邐力紙切𤄷音彌屬音燭）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釃山宜切又所綺切）交灌互澍（注澍二音）若枝若股委屈延布（屈一作曲）脈寫膏浸潗濕滑汩（潗即入切滑戶八切汩音滑又越筆切）瀰高掩庳漫瀧冐塊（漫平聲）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瀛沛濊（瀴伊盈切濊火活切水聲）偃然成淵漭然成川（漭音莽大水皃）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鹵鹹水）孕靈富媪（童云媪烏皓切老女稱前禮樂志后土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

結迅詭張云熛卑遥切說文云火飛也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羃羃皛胡了胡灼二切明也羃音密一本作幕幕奮債離析童云債方問切僵也鍛圭椎壁鍛丁貫切椎音槌言璺之狀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滅一本作激射食亦切冰裂雹碎巃嵸增益巃格孔嵸祖紅子孔二切山皃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張云坻音墀水渚也又典禮切坳者如缶日晶熠煜晶音精熠羊入切煜音育螢駭雷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圓之巍巍皦乎溔乎狂山太白之淋漓皦古了切白也溔弋沼切大水皃太白山名漓瀋本云作灕流皃一曰水滲入地

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𩧢牛馬之運𩧢與騾同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穫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出左傳成公七年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

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曹鄭震恐定周于温奉冊受錫夾輔糾逖逖勑力切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晋侯糾逖王慝注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違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謂朝聘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

五筵之堂九几之室筵八尺几三尺周禮冬官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度待洛切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饔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張云犧素何切犧象皆尊名犒勞贈賄勞郎到切賞功賄呼罪切貨也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左傳宣公四年注丁寧鉦也車埒萬乘埒音劣併也乘去聲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左傳昭公十三年復旆之諸侯畏之注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

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固摟音樓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更音庚三河河東河南河北也舜都蒲坂禹都夏縣皆在河東伏羲神農都陳郡在河南一云伏羲都曲阜黃帝都鄭州少昊都窮桑皆在河南黃帝都涿鹿則在河北又云堯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而平陽堯之所理也平陽今晉州有

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型音形瓦器以瓦為之韓子云堯彩椽不亂茅茨不翦啜土型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来儀於變時雍之美於音烏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晏本無裳字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

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闘
分扶問切
諆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
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
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奥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
知其易易焉也易並以豉切易易出禮記鄉飲酒義一本只有一易字舉晉國之
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

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解音蟹羞與為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駡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譴遏揖目動閧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覩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魁口賄切壘音磊一本作罍魁壘壯皃張一本作能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

僇音殘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荅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居儲貨也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縲囚也縲倫追切黑索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

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蹪而伏蹪音致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蒲北切愚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范洋深閎端貞鯁亮包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嚄唶嚄集韻胡陌切大呼也又嚄唶多言也唐韻嚄唶大喚也唶子夜切歎聲也又側伯切大聲也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趑趄抆捩而追其跡趑于咨切趄千餘切行不進皃抆蒲結切捩力結切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沈剖微窮深剖晉后切劈析是非劈匹歷切校度古

今而僕乃緘鉗塞默緘五咸切鉗其廉切耗眊窒惑眊音冒目少睛抉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左傳昭公十三年恤恤乎湫乎攸乎注攸懸危皃恤憂患也卒自䀹賊䀹即禍字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童云睢規切仰目也盱凶于切張目也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孳童云撇匹蔑切字正作撆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顬囂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嘘陰陽嘘一作噏轇轕三光轇轕音交葛長遠皃一曰雜亂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

溾淰張云培𡎺口切戓作峼塿朗口切博雅培塿冢也左氏魯襄公二十四年云部婁无松柏字不从土童云溾子入七立二切淰丑入切水皃毫聯縷緝塵出坱入坱於郎切固不足以攄㩗踊躍而涉其級兹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縶上居宜切下涉立切客從而擠之擠牋西子計二切排也不亦忍乎且夫白義緑耳之得康莊也義晏本作蟻馬名列子云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右緑耳左白義又爾雅道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逐奔星先飄風而跋驢不出泥滓黄鐘元閒之登清廟也國語云元閒大呂注在陽律之閒潘云閒如字又閒厠之閒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咬

哇嗚嗚秦聲咬五巧切哇於加烏瓜二切邪聲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西子西施也毛嬙越王嬖姬皦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無鹽齊女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蛭音質水蟲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倜他歷切儻他黨切不羈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麼眇連蹇麼目果切細也連盧蹇切出前揚雄傳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徵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

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躚躚蓬藋躚音仙藋徒叫切藜藋也樂吾囚兮文墨之彬彬一本作申申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荅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壯齒黧音黎黑黄色十有一人謖足以進謖山六切起也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兹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荅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躄於益切不能行中

廢病顙之駒音枸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斃浮圖有師道少而病斃曰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扶服與匍匐同未嘗及人仄匿愧恐殊甚仄一本作側一本無殊字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伥伥童云伥丑良切伥伥無見皃又音棖獨立也無所師遂相與出斃浮圖以為師盥濯之盥古緩切濯古玩二切滌也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斃浮圖不得

已凡師數百生(一云人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始鋭切佩巾)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廄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尨無異枝硿然大耳(硿苦東戸宋二切)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皁(在早切馬閑)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廄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涖吾邦屏棄羣駟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為乘廄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尨可秣飾焉他馬巴㹐痺狭(㹐蒲墨切)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

薦之席糜之絲浴剔蚤鬋剔他歷切蚤與爪同謂除爪鬋子淺切剪鬚刮惡
除洟莝以雕胡莝音剉斬芻也雕胡菰草秣以香萁音箕豆萁藩云梁曰香萁錯
貝鱗纕錯千洛切纕音襄馬腹帶鋈金文羈絡以和鈴和合作鉌車衡上鈴纓
以朱綏儒佳切纓也或膏其鬣或蒯其脽童云蒯音磨平聲張云脽視佳切尻
也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音沂幢旟前
羅幢傳江切旌旗屬旟音與旗畫鳥隼杠蓋後隨杠音江旗竿千夫翼衛當道
上馳抗首出臆音一震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
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黨老進曰今先

生來吾州亦十年矣足軼疾風張云軼徒結切車相過也又音逸鼻知膻香膻與羶同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含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跫足涎顙之猶有遺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慼嚬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遺遺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羇貫丱古患切束髮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

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黨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柳河東集注卷十五

柳河東集注卷十六

宋 童宗說張敦頤潘緯 音釋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

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童云蓏魯果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瘍音陽瘻音漏痔文里切說文後病也蟲生之木朽而蝎中張云蝎音曷木中蟲非螫毒音歇者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窾音款而又穴為偃溲偃一作匽漏也

（溲音蒐尿也）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音煩爇也）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

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

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劉禹錫云柳子厚作天説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以極其辯附錄集末

鶻説鶻胡骨切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説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跂卭弭去智二切浮圖之跂塔之最高處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

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尓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吻武粉切口邊翮下革切羽莖是固無號位爵禄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鷇古候切鳥子須哺曰鷇能自食曰雛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食字一本上有搏字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黙煦於遇切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

翅翅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梟堅堯切不孝鳥鵂音休怪鴟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呴呴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趯音逖其動砉然砉呼鵝切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翅翅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令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一本上有祀字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

而已朝音潮令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令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朝音昭令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令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見並去聲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雨無正詩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左傳成公十二年郤至云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鄉飲酒義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向上聲豎內豎襄名也出國晉語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乾谿地名出左傳昭公十二年齊之亂子

我夕 史記齊簡公四年 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 礱盧紅切出國語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 茁尺滑切出國語 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 出漢官儀 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 國語云 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 前賈誼傳 若是其類足矣 一本無其類字 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予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

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已止也攣閭緣切踠音宛又於遠切曲脚足疾瘻音漏頭腫也一曰久創癘音厲疫也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當去聲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涖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

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童云音匐僵也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

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食音嗣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記檀弓泰山側有婦人哭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禡說

童云禡音乍祭名也禮記作蜡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禡進有司以問禡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禡乃通記郊特牲篇句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

怳（童云誕音但徒旦切漫謨官切又莫半切惝齒兩切怳許往切）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本無心也字）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眊莫報切罷音疲）非神為之也

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而一本作其）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劉昆宋均等）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劉昆云偶然耳）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莊子秋水篇）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

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鬪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桴一本桴字上無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揵焉而已矣揵一本作

捷潘云捷居偃切距也

說車贈楊誨之

楊憑之子也憑貶臨賀尉故其子由永州至賀州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

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童云杼直呂切周禮考工記行澤欲杼注削薄其踐地也山而侔考工記行山欲侔注侔謂上下等上而輊下而軒且曳輊音致俯也軒仰也六月詩注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祥而曠左記曲禮句注葬車空神位也革而長轂以戰周禮革車以即戎左傳注長轂戎車也巢焉而以望巢當作轈左成十六年注巢車車工為櫓釋文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安以愛老曲禮大夫七十乘安車輜以蔽內輜音緇載衣物車前後皆蔽垂綏而以畋綏宣佳切曲禮武車綏旌注謂垂舒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周禮巾車其類衆

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揭音局戟持也蚤音爪謂輻入牙中者牙去聲長而撓進不罷乎馬退不罷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盖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産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

遠乎汙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詢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緅裘白紋之裏（緅將侯切又側鳩切帛青赤色）首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頩爾怒曰不可（頩普名切又普伶切文選頩薄怒以自持兮知不可乎犯干潘云頩普徑切美貌一曰斂容玉篇作艵）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儷郎計切偶也若汝也）吾復且

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翛音宵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説

復吳子松説答吳武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敎怒衝涌敎蒲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

為人拳然為禽斂舒為林木嵑巕為宮室嵑或作嶱苦曷丘葛二切巕魚列于葛二切山高貌誰其搏而斲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名竅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刻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

升而降其所升常冡瞀童云音霧又莫候切目不明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令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横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羆說

鹿畏貙勑俱切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

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捽昨沒切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

者為之圖宋齊以下[一作來]傳之覩其狀甚怪咸若騖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蜋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並出帝王世紀]孔子如倛頭[倛音欺方相也出荀子非相篇]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一也[齕下沒切]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

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山子之類（羲一作蟻列子云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羲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倛頭為龍鳳麒麟蝗蜋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

而必若牛若蛇若倶頭之問一作闇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柳河東集注卷十六